

陈

益

著

一个城市的 文化性格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
益



一个城市的
文化性格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陈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10501 - 0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昆山市 IV. ①G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897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傅惟本

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

陈 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501 - 0/G · 1490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昆 山 —— 小 台 北	(1)
何 为 昆 曲 之 韵	(14)
没 有 城 墙 的 城 市	(29)
第 一 个 吃 螃 蟹 的	(42)
天 下 之 至 柔	(59)
美 好 家 宴	(75)
执 其 两 端 用 其 中	(89)
白 领、蓝 领 和 金 领	(101)
黑 眼 睛：表 达 与 感 受	(114)
不 全 不 粹 不 足 以 为 美	(130)
微 笑 以 对	(142)
让 城 市 变 脸	(156)

昆山——小台北

一

冬日的一天，在昆山宾馆大堂一角，来自美国的 Einar tangen 先生和我几乎谈了一个上午。

Einar tangen 先生是应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外文出版社的邀请，为“中国城记”书系撰写《昆山轨迹》而来到昆山来采访的。他将以一个西方人的目光，来观察和分析迅速成长中的昆山。

几个月后，我见到了《昆山轨迹》的中文翻译稿本。Einar tangen 先生很谦虚地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书中，他记录了与我的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认为西方人对昆山的历史渊源应当有哪些了解？

答：我想对外国人而言，可以从了解昆山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入手。昆山早在 2 500 年前就是吴王寿梦豢鹿狩猎之地，比上海的历史早得多。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现在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宋朝以前曾在昆山管辖内。上海的别称“春申”、“沪”等都与昆山有关。

上海虽然建县晚于昆山，但后来者居上。上海在宋朝（960—1279 年）时快速成长为贸易中心，自此以后借地理优势和贸易专长经济迅速发展。相比之下，昆山则有望尘莫及之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昆山才与现代经济结缘。但昆山人相信，两座城市血肉相依、一脉相承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昆山人牢记与上海的血缘关系，把“依托上海”作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法宝。

问：那么，昆山对两个城市的关系作出过哪些贡献呢？

答：昆山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从 1368 年起）。当时号称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利用昆山位于长江三角洲，便于和海外交往的优越位置，打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贸易帝国。昆山的三位圣人——顾炎武、归有光和朱柏庐，开创了教育、文风和哲学的新流派，对整个中国影响深远。

对昆山而言更重要的是，三位哲人留下了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忧国忧民、奉献社会的精神遗产。昆山人一直秉承着先人的信仰，在今天中国人常谈起的“昆山之路”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问：作为文化名人，你对昆山的未来怎么看？

答：中国老一代领导者的生活可谓历经磨难，一生中很多时光在戎马中度过。而年轻一代领导人则有更多的机会，但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近代史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的确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和一些必要的变革，但是我们如果失去了我们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我相信，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兴趣会愈加浓厚，因为它定义了我们民族特性。

我欣喜地看到今天许多年轻人热衷于研究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如孔子、老子和孙子。玩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人会对古典智慧如此感兴趣，真令人高兴。

自然，他的《昆山轨迹》书稿中，不可能有更多的篇幅展开关于昆山历史文化的介绍。这确实需要花费一些笔墨。

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来到亭林园，看见那座郁郁葱葱的山峰，便说：“哦，这就是昆山！”其实，这句话是错的。昆山没有“昆山”，昆山只有玉峰山，由于它的形状像马鞍，所以俗称马鞍山。昆山的地名也并不是借用了这座山的山名。

那么，昆山的名字是从哪儿来的呢？

昆山建治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曾在城西卜山下蒙鹿狩猎，所以又名“鹿城”。一直到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时候，有了娄县的称呼。南朝梁代，才成为昆山县。据地方史料记载，梁天监六

年(507)分娄县,置信义县,属于信义郡管辖,县治在今天的正仪镇。梁大同二年(536),又分信义县,置昆山县,隶属于吴郡管辖。

昆山的名字其实是借来的。真正的昆山,是堪称神州大地支柱的昆仑山,简称昆山。《千字文》中,人们以“玉出昆冈”这句话来形容昆仑山盛产美玉。而玉峰山出产的昆石,玲珑剔透,洁白如玉,名闻天下,人们喜欢将出产美石的地方称作昆仑,我们这个原本叫做“娄县”的县城,也由此借用了“昆山”的名字。

还有一种说法,与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有关。据嘉靖《昆山县志》记载:“昆山高一百七十丈,周围七里,初名天马山。《舆地广记》陆氏之先葬地,而机云(陆机、陆云)出焉,人以玉出昆冈比之,故易名昆山。”陆机、陆云在钟灵毓秀的山川原野养育下,成为一代文豪,被人比作美玉,而昆山也以贤者著称,相得益彰。

然而,那个“初名天马山”、“在(华亭)县西北三十三里”、“海盐东北二百里”的昆山,不是今天昆山所在的位置,而是上海松江区的小昆山,当年陆机、陆云读书的地方。有人认为昆山县治曾设在那儿,但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昆山“在苏州东七十里,梁置,并未言迁治。盖今华亭、娄县及青浦之境,本皆昆山地,故遥取以为名耳”。最初参加主编《大清一统志》的徐乾学,是昆山人,他认为昆山县治在马鞍山下,并没有迁移,却遥取了华亭昆山的名字,也就是借用了松江那儿的昆山的名字,这是比较可信的。

北方来的火车过了昆山,人们纷纷整理行李,知道上海马上要到了。很多人误认为昆山是上海的一部分。其实,从称呼古娄县到南宋嘉定年间,前后大约有1500多年,吴淞江沿岸属于娄县(昆山县)管辖。这个区域,相当于今天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当时昆山县管辖的范围非常大,东面甚至临近大海。据南宋《玉峰志》载:“时昆山县境东西六十二里;南北一百三十里,东至嘉定县界,正西、西南、西北与长洲为界,正南、东南与嘉兴府华亭县为界,东南到通州府海门县,以海为界。”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才割去了昆山境内的安亭、春申等五个乡,建立了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大家都知道,上海简称“沪”,本意是指拦在湖港交叉处的簕簾——用于捕鱼捉蟹的竹编工具。沪,也称沪渎,原本是指吴淞江入海处,螃蟹性腺成熟时从阳澄湖去往海水、淡水交汇处产卵的地方。

昆山与上海的文脉是相承的。

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我们这一辈人使用频率很高的字眼。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尽管笔者对于海峡对岸的那个岛屿,仅仅是书本上的知晓,模糊却又敏感。如今,这个词的含义,或者说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少在感情上,我们已经从早先的唯恐避之不及,演变成了容纳和融汇。

记得第一次接触台湾人,还是十几年前。有一天,一位朋友偷偷地交给我一封台湾来信,告诉我有一个亲戚想来大陆探亲,因为是文化界人士,希望与我结识,或许还希望得到我的帮助。看着信封上贴着陌生的图案和繁体字的邮票,我不由一阵迟疑。因为谁都知道,“台湾”这两个字说不定会给人带来什么麻烦呢。

不久,那位台湾客人果然来了,带着夫人和一双儿女。朋友把他介绍给我,说他姓王。除了探亲和观光之外,想做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将儿子留在大陆读中学。我先是感到惊讶和不解,随即又陷入沉思。虽然时序进入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可台湾依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地名。犹豫了很久,说不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支撑下,终于鼓起勇气,帮了他一个忙。很快,王先生的儿子办妥了一系列手续,以台胞暂住的名义,进了一所中学。消息传开,同学们都十分稀奇地前来围观“小台湾”。老师不得不将他与班长安排在一间宿舍,免得出什么乱子。幸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王先生比我略大几岁,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他说,他是在 1949 年被母亲抱在怀里乘轮船从南京去往台北的。那时他只有两岁,根本就不懂事。他在台大历史系的导师,是反对“台独”的“铁杆”,他十分敬重导师,所以也很想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而努力。无疑,他对台湾的教育现状很不满,有一阵甚至赌气把儿子关在家里,自己编了教材,给儿子上课。他说,他不愿像台湾流行的那样送儿子去美国,而是送到大陆来读书,学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还避免受台北那些“小太保”的气,走这一步是值得的。他的愿望是儿子将来能考上南京的大学,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从此,王先生每年都要从台北经香港来回几次。他带去大陆出版的许多书籍,以及中青年画家们的作品。与台湾相比,那些东西的价格太便宜了,卖掉后,足以赚回儿子的生活费。我记得很清楚,每次他请画家们把作品带到宾馆,摊放在长桌上一幅幅鉴赏。看画时全神贯注,尽管室内的空调嗡嗡作响,但他的额角上仍不停地渗出汗水,衣服也被汗水湿透。在一旁的我感到疑惑,难道这些作品真的能与他休戚相关?真的能给他带来巨大利益?

对此,他讳莫如深,倒是常常嘀咕当今台湾的社会是怎样的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的尔虞我诈。

他在台北开过画廊,当过报纸的主笔,也写过书,有一阵搞得挺兴旺。他在台湾的《雄狮美术》和《世界论坛报》上介绍了我的几位画家朋友的作品,同时也为我在报纸上做了一个散文专版。在画廊开展时还寄来了邀请信。我们谁也无法参加,但他一番心意,却都感受到了。

他的太太,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是在台湾本土出生的,家境很富裕。彼此熟悉了以后,她常常会问我很多奇怪的问题。比如,大陆家家户户都有洗衣机吗?真的也能买到塑胶袋?把很多双筷子伸进火锅,这样的吃法,难道不感到很脏吗?来大陆时,她特意带了洗衣粉、面纸、塑料袋等很多生活必需品,唯恐不够用。后来发现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她仍然不明白,大陆的中学生当年为什么不考大学,而要上山下乡。也难以理解大陆的男子汉为什么拎菜篮子、洗衣服,做许多家务。在台湾,做太太的大小事情都得听从先生。她的先生别出心裁,说要把儿子送到大陆来念中学,她哭了几回,还是只好答应。

有一天清晨,她六点钟就冒着雨,来到学生宿舍,给儿子送早点。儿子尚在酣睡中,她伫立门口,拎着雨伞,把饭盒焐在胸口,静静地等候。陆续起床的学生以诧异的目光打量着她。她有点儿发窘,忙自我安慰:“我可不是小女生,我是妈妈,是妈妈……”于是安详地凝望天空中飘忽的雨丝,任一分一秒的时间,在滴滴嗒嗒中流逝。终于,儿子睁开了眼睛,发现了在走廊里看雨的妈妈,不由鱼跃而起,嗔怪道:“妈妈,你怎么不叫醒我呢?”

做妈妈的鼻子一酸,眼眶中的热泪差点儿掉下来。儿子懂事了,儿子懂得妈妈的爱了。在台湾,他是绝对不会讲这种话的啊!就凭这句话,她半宿未眠的疲乏、雨水淋湿衣襟的劳累,已全部得到了

报偿！

王先生没有那么儿女情长。他有自己全力以赴的事业，真的，我发觉他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放进去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单枪匹马创办的刊物《经纬》，印刷很精良，而且是半月刊。1991年的某一期上，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第一水乡》。这是我陪他去水乡古镇周庄旅游后的产物。文章写得很有特色，在描绘了古镇宁静如水、古朴幽雅的风情后，他说：

将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以后，由台北坐飞机直航上海，下机后坐汽车直驶周庄，那么不但台北的水泥丛林尘嚣压迫感，可以在一天之内甩到明式建筑水乡之外，“莼鲈之思”也可以在廿四小时之内满足……

我把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送给了周庄镇镇长。他看了很高兴，很快在太师淀附近制作了一个入口处的门楼，门楼上借用文章的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第一水乡——周庄”。

“中国第一水乡”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很快又通过媒体传到台湾，吸引无数人前来游览。

王先生的儿子读了高中，后来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南京大学。考试的分数稍稍不够，但因为是台湾籍，靠政策照顾，得以顺利录取。毕业后不想回台湾，而是留在南京工作。

但后来我与王先生失去了联系。我按照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几次，都说是空号。朋友说，他一个人办了一家杂志，请了两个青年人帮忙，居然搞了个半月刊，印刷质量不错，至于内容嘛，不只是有许多大胆的言论，还转载了许多大陆报刊上的资料，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也肯定是新鲜的。然而，这本杂志在铺天盖地的印刷读物市场上打不开局面，最终使他栽了跟斗，亏空了多少钱都不敢跟太太讲……

三

2006年岁末，我获得了一次去台湾作教育考察的机会。在将要

离开台北的前一天，终于和王先生联系上了，并且匆匆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老迈，生活给他的容颜留下了太多的印痕。得知昆山居然有了“小台北”的称号，令他十分感慨。

那次去台湾，觉得比去国外还麻烦。不说办理出入境许可证等一应事务费尽心血，就是路途中也折腾得够呛。

记得那天我们从上海浦东经香港转机去台湾，清晨五点就从昆山乘车出发，到达香港已是中午。台湾“华航”安排专人接待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减少了劳顿之苦，然而依然要在机场无奈地等待。直到傍晚时分，才进入台北地界。

踏上宝岛的土地，心里是别一样的滋味。真的说不清我是来迟了，还是来早了。

在已经被称为“小台北”的昆山，人们对于台湾的熟悉程度，无疑是超过别处的。在这里可以常常读到《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看到东森新闻，台湾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几乎都能及时知晓，也常常与台湾人打交道。然而，只有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台湾人，与他们有了语言交流，才能对台湾社会有所了解。

那时恰好是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正在进行直接选举，老百姓参与的热情之高，超乎我的想象。即便是坐在出租车上，司机一边驾驶，一边仍观看车载电视播放的选举连续报道。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关心选举，他说，谁当市长，对老百姓关连很大，这一票千万不可乱投呀！

几十万人全身心参与的“倒扁”浪潮，在台北街头一波高过一波，也就不难理解。

访问台湾一个星期，我们驱车顺着海岸线，围绕宝岛足足走了一圈，每天都受到热情的款待。餐桌上差不多每天都有 58 度的金门高粱。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陆军上将，曾驻守金门数年，家里收藏了不少陈年好酒。如今他退役了，有志于教育事业，在苏沪交界处兴办了一所华东台商子女学校，专门为投资大陆的台湾商人服务。我这次参加的教育考察团，正是由华东台商子女学校组织的。

我们结识了从乡村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到台湾教育部官员等很多人，也与他们一起喝了好多次酒。

看见金门高粱，不由想起好几年前，我在厦门参加笔会，其间出版社出钱雇了一条木船，请我们去一个名叫浯屿的小岛旅游，大家还

兴高采烈地在碧澄的海里游泳。浯屿、青屿和大担、二担几乎连成一线，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晰地看见金门驻军的大幅标语，以及走动的人影。金门是与大陆最近的岛屿，低潮时仅有 1.8 公里。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金门岛一直布有重兵，人称“兵岛”，与厦门对峙。

然而，金门特产高粱酒，却是用来交朋友的。

我并不擅酒，他们不可抗御的热情却使我端起了酒杯。

甘冽芳香的酒，从舌间滑下喉咙，令人感到有一股火辣辣的液体进入肠胃，似乎在熊熊燃烧，顷刻间便浑身发热，神情为之兴奋。再看旁边，朋友们你敬我邀，推杯换盏，已不知喝了多少。一个个脸色酡红，精神豪爽，妙语连珠，刚刚进门时的那些陌生、拘谨和客套，都一下子被酒力驱散了。

金门高粱，是用金门特产旱地高粱和当地甘甜的泉水、纯净的空气，承袭传统古法与半个世纪的酿酒经验，在现代化设备中所酿造的白酒。它风味独特，清香醇正，让人喝下去，觉得嘴、鼻、眼三种感官一致，犹如雾气中大地的芬芳那么甘润爽口。当地陶瓷原料丰富，所产制的瓷器盛装高粱酒，更显得古朴雅致。白酒自然是越陈越好，陈年特级高粱酒，在市场上常常会造成抢购热潮。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歌手赵传有一首《温柔的查甫人》，被指定为金门高粱酒的广告歌曲：

……街仔路散步的我，感受不到这繁华。内心啊，平淡快活，到厝了后一个人，感觉不到这孤单，因为你，你是我所有盼望，人前人后我是倔强的人，只有想到你时才会轻松。

我听不懂闽南语演唱的歌，但从旋律中依然能体味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酒的醇香一般飘逸。

餐桌上，台湾朋友的热情是透过香醇的高粱酒传送的。他们自称是“酒国英雄”，轮番上来敬酒、干杯，手一抬，头一仰，总是要见杯底。这样的热情一定会感染你，让你也豪气冲天。我不由想，假如到了金门，也许会掉进高粱酒中，醉上个三天三夜呐！

回到昆山，发现城里居然有金门高粱酒的专卖店。转而一想，在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家台资企业的台商密集区，让金门高粱与五粮液、茅台、洋河相媲美，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李敖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为什么两岸很多东西分隔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熟悉，还这么很亲？其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共同的文化，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所以，我早就讲过嘛，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台湾当局搞‘文化台独’是不得人心的。你有什么资格闹什么‘独立’？”

他又饱含激情地说：“大陆是我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我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来说，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报以浑然一笑。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说得很平淡，却字字千钧。

四

来往于海峡两岸的，毕竟多为经济界人士。尤其是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春节包机、两岸直航之类的话题，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在昆山与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之间对开的全通巴士，生意很火爆。

Einar tangen 先生的《昆山轨迹》一书中，有一段采访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副总裁 Robert Shyn 先生的记录。请允许我节选如下：

Robert Shyn 先生是台湾人。他介绍说，他们的公司成立于1984年。仁宝电子专业的管理团队，在业界以提供高效、灵活、高质量的设计和制造而闻名。通过多年的努力，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企业迅速成长成该行业全球最大的IT企业之一。企业在2008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28.3亿美元，全球员工已拥有30000多人。除了生产，仁宝还通过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提供领先的售后服务，在巴西、美国、波兰和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都设有

分支机构。他说,“仁宝”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生产商,为惠普、宏基、东芝、戴尔和其他全球品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问: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昆山?

答:我们最初是从台湾朋友那里听说昆山的。当时,我们讨论后,对当地政府建设一个全面的供应链网络的决心印象深刻。作为原始设计商,我们的竞争靠的是为客户提供包括设计、制造、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希望专注于品牌形象和销售,我们的商业模式需要我们保持低成本和高效率。靠近我们的供应商能够让我们大大缩减我们的产品开发周期,例如,四年前从设计到产品推向市场我们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同样的过程只需要三个月。

问:昆山为你的公司做了什么?

答:昆山为我们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包括优惠政策和根据我们的规模和需要定制的服务。我们来昆山已经十年了,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理解当地政府,感觉他们更像是合作伙伴。这种关系与我们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和政府的关系完全不同……

我们相信,昆山将成为下一个全球的 IT 业集成中心。也许有人误认为有成功的研发就万事大吉,其实,实施也至关重要。例如我们在昆山能够执行“99-1”准则:即一天生产产品的 99% 当日发货。我们认为,是多种因素促使昆山成长为一个集研究、开发和生产于一体的信息产业国际中心。

问:仁宝对中国从加工基地到世界市场的转变怎么看?

答:我们选择昆山作为我们主要生产基地和未来的研发中心所在地,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将会和美国市场同等重要。通过将研发中心建在这里,我们将靠近我们的生产基地,这对达到行业激烈竞争环境下所要求的高效率很有必要。我们知道,如果依靠我们在台湾的研发中心,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很浪费。通过在中国设计,可以节约 30% 的成本,并且可以极大缩短我们的开模周期,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可以直接面对昆山的模具供应商。

问:作为一个对利润敏感的企业,你们必须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否则就会输给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竞争者。如果你们的

成本上升的话,昆山如何才能留住你们?

答:我们在越南和其他国家有一些投资,我们对比较成本实施严密监控。在何处开厂取决于总体成本,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本身不足以补偿基础设施薄弱、物流问题和由于政治原因和政府效率低下造成的耽搁。我认为,昆山的发展道路很明智,即鼓励更多的研发、积极加强供应网络,以及提供高效的服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和大陆文化相近,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相互理解。

问:问一个和工作无关的问题,你喜欢在昆山生活吗?

答:是的,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家乡。昆山在稳步向前发展,现有的企业吸引更多的企业,新来的企业吸引更多的新企业。我想,只要昆山政府把握好战略,昆山的发展会芝麻开花节节高。昆山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带动了对服务业的需求。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伙伴东芝和戴尔可能会因为昆山的优越条件而在这里建营运中心。

这里为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里有聪明的年轻毕业生,不断增长的市场和迅速提高的生活质量。让我吃惊的是,我在温哥华的房子价格没变,而在上海的房子每平方米价格从8000元飙升到30000元。这让我更加坚信中国是充满机遇的地方。

这段文字后,附有 Einar tangen 先生的作者手记:

在昆山的台湾企业多达上千个,台湾人成了昆山未来发展的伙伴,台湾企业的重要性从当地的一句口号“5, 6, 7, 8, 9”就能体现出来。这些数字讲的是台资企业在昆山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占财政收入的50%,税收的60%,销售的70%,投资的80%和贸易的90%。

仁宝和其他的企业起初只是为了逃离台湾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业环境而来到昆山,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投资、信息交流和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台湾经济的绿洲。

Einar tangen 先生的分析颇有见地。

如果说，台商在大陆建立了许多台湾经济的绿洲，那么昆山是最为耀眼的一处。

昆山与台北这两个城市，其实八竿子都打不着。无论政治地位、经济总量、人口结构、民俗风情乃至文化背景，都有显而易见的差异。为什么人们喜欢将昆山称之为“小台北”呢？

我想，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昆山对于许许多多的台湾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希望在台北实现的梦想，在昆山也能实现。他们在昆山营造的台式生活环境，不亚于台北，也许更加舒适。长期住在昆山的台湾人有六七万，经常往来的就更多了。

五

我们并没有记错，1983年，邓小平在苏州阐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构想，使“小康”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时代命题。

时隔22年，2005年春，在苏州以东35公里的昆山市，迎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一行。胡锦涛在视察昆山时高兴地赞扬说：

“都像昆山，小康社会就实现了。”

2010年3月5日，胡锦涛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于昆山在2009年面临国际金融风暴时危中寻机、外贸出口逆势保持正增长，在全国一枝独秀，又给予了充分肯定。

总书记称赞昆山“不简单！”

30年来，昆山人的开放、融合、创新、卓越，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演绎得淋漓尽致。通过达到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实现科学发展，昆山再次站到了一个新的领跑点，将开启一个时代。

让我们越过时光隧道，回到30年前。

那时候，昆山还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对外封闭，经济落后，城市建设乏善可陈。1978年，昆山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2.42亿元，财政收入3460万元。综合经济实力在苏州地区所辖的八个县中倒数第一，人称“小八子”。后来排名小六，是因为无锡、江阴两县划归了无锡市。

到了2009年，昆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昆山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1 750 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 320 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130 亿元以上。完成工业总产值 5 800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 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 54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5 665 元,在台湾电公会公布的大陆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中,昆山的综合实力跃居首位。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上,昆山位列同类城市第一名。

昆山因不断创造嬗变和致富的神话,创造崭新的苏南发展模式,而令世人瞩目。

昆山令世人瞩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里成为了台商投资密集区。自 1990 年 10 月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昆山至今已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3 575 家,总投资 406 亿美元,注册台资 186.1 亿美元。昆山利用台资总额占苏州的半壁江山、江苏的四分之一、全国的九分之一。有人说,假如去宾馆酒楼,一桌十个人中,至少有七个是外地人,两个是台湾人,仅有一个是真正的本地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彼此称兄道弟,气氛十分融洽。要是在咖啡馆、酒吧,遇到的台湾人就更多了。这在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是罕见的。

事实上,临近上海的昆山,这几年在台湾岛内的知名度,也到达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台商云集;二是古镇周庄成为旅游热点。

很多来到昆山的人——无论是开会、游览还是考察,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商人,都试图弄清楚一个个疑问:为什么昆山能成为台商密集区,人称“小台北”,吸引几万台湾人长期居住?同为江南鱼米乡的县市,周边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丝毫不亚于昆山,为什么昆山能脱颖而出,不断给经济腾飞增添羽翼?

可以找到很多种答案。

我的答案,是血浓于水的文化渊源。谁都很清楚,台湾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大陆过去的移民,台湾的文化从史前起,就与大陆是同源的。同宗同祖、一脉相承。这,不正清晰地诠释了台湾人跨过海峡涌涌而来的历史因素吗?

这样的解释仍有些肤浅。无疑,昆山的成功,更缘于这个城市具有丰盈而独特的文化性格。卡尔·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充满了内驱力的文化性格,同样决定了昆山这个城市的命运。